

桂花几时开

□安徽铜陵 章铜胜

在路上,常能遇到一个熟人。我们碰面,大多是在路上,我在散步,他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有时他经过我身边时,会放慢车速,跟我打声招呼,有时只是远远地招招手,或是冲我笑笑,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和他打着招呼,或是大声说句问候的话,仅此而已。我们虽然熟悉,但交往并不多,彼此在一起谈话的机会也很少,只知道他在一家工厂上班,三班倒,在路上遇到他的时候,我大概能知道他是去上班还是下班回来,其余的就所知不多了。

今天早上,他在路过我身边时,将车停了下来,跟我寒暄了几句,然后问我:今年的桂花怎么还没开呢?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一直觉得他在工厂上班,应该是忙碌而辛苦的,怎么会突然问这样的问题呢!我愣了一下,想了想,然后对他说:今年秋天的气温比往年都高,到现在也降不下来,桂花树开花要等到气温降下来以

后,持续几天时间,最好能下一场秋雨,花就会开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能理解气温和桂花树开花之间的联系,却听到他说:“难怪现在只能看到桂花树上小小的花芽,大概也快要开了吧!”我点点头说:“应该快要开了。”他大概还有别的事情要忙,说完就招招手骑着车走了。

他走了以后,我仍站在原地,看着不远处路边的几棵桂花树,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种莫名的触动。这段时间,因为一些琐事,一直搅扰得自己心神不宁,好像也不能集中精力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更谈不上有多少心思去关心桂花是否开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着一些烦心的事,或许有,或许没有。哪个人没有自己的烦心事呢,而他注意到了这个秋天桂花的迟开,并在寻找其中的原因。而我呢,对于桂花是否开放,好像是漠然的,好像我对

于节气的关注,带有某种虚假的意图在里面。

我走近那几棵桂花树,看到它们青翠的叶间,已经萌动着小小的花芽了,也许只需要几天的降温过程,那些花芽就能开出碎小的桂花来。那几棵桂花树,是金桂、丹桂和银桂。我记得去年它们开花的样子,数不清金黄、丹红和淡黄而白的细小花朵,缀满枝头,在那几棵桂花树周围,桂花浓香氤氲,走近那几棵桂花树时,抬头看花,低头嗅香,更是别有一番意味。秋天里,如果没有那些桂花开,便少了一种风情,而我在这个秋天里,却没有发现桂花未开的秘密,是疏忽,还是迟钝。

相比之下,我比他要闲一点,我们在路上相遇时,我的步子是悠闲的,而他总是匆匆赶着路。可他心中的桂花,也许将要开了,而我心中的那些桂花呢,它们会在几时开呢?即便是开了,我能否及时发现它们?

父亲的院门

□河南焦作 程磊磊

最近,我时常想起儿时住过的那所老房子,由青砖灰瓦拌着一些泥浆浇筑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具体的结构我已记不清,唯有门口的那扇院门让我记忆犹新,清晰如昨。

那时的农村,基本上都是篱笆院落,院门也是非常的简易,许多农家甚至都没有院门,只是在篱笆墙中间空出一段,供人出入即可。院门的不受重视与当时淳朴的民风有着直接的关系,呈现出的是一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生活状态。一扇像样的院门,对我们当时的家境来说,并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

而我们家却是有院门的,不高,一米五左右,是父亲用废弃的木头做成的门框,然后,又找两块并不对称的废弃木板,对接固定在门框之内制作而成的。这扇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谓寒酸至极,用粗制滥造来形容它都有点盛赞的意味。但当时的父亲却感到非常满意。我依稀记得,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要造一扇如此破旧的

门,父亲是这样回答的:“一个家,因为有了门才算真正完整。”我当时,完全不明白父亲话里的意思。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身高超过了一米五,这扇门又给我制造了诸多痛苦。因为稍不注意,我就会被门梁磕到额头,疼得眼泪直流。我气愤不过,就去找父亲要求他将门拆掉,可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人啊,有的时候,就要学会低头。”便不再言语。我知道了父亲的意思,只好忍下了。

谁知,没过多久,我就再一次被磕到了。这一次,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就暴跳着来到父亲面前,以极其强硬的姿态,向他提出拆门的要求,如果不拆,我就亲自动手。可父亲呢,只是坐在那里不断地摇头,依然用平淡如水的语气对我说道:“看来,你还是没有学会低头。算了,我就给你提个要求吧,如果你做到了,我就把门拆掉。”我一听,父亲有妥协的意思,也不好意思再上杆子了,就问他什么要求。他说:“如果你在两个月内没有再

被门梁磕到,我就答应你把门换掉。并且这个事是可以立字据的,你妈就是公证人。”看着父亲一脸认真的表情,又看到母亲频频给我点头,知道这个事应该靠谱。于是,就签字画押了。

以后的日子,每次进门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时光如流水一般匆匆流过月余,我再也没有和门梁亲密接触过,仿佛过门低头已成为我身体的自然生理反应。渐渐地,我已忘却了与父亲的协议,生活重归自然。突然有一天,父亲对我说,他将兑现诺言,明天就要将院门拆掉了。听了父亲的话,我是应该高兴的,可是不知为何,我的心中却有一丝不舍的情绪在蔓延。

一扇破旧的院门,将家和外界分隔成了两个世界,它为我们挡住了世间的一切嘈杂,也为我们保留了家的温馨祥和,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有了门,才算拥有一个完整的家”的真正意思吧!

父亲的院门给了我一个温馨的童年,同时也教会了我“懂得低头”的人生道理。

养缸野鱼

□上海 陈祖龙

市民家居日益宽敞,各式观赏鱼“游”进家庭。我另辟蹊径:养缸野鱼赏野趣。

夏日傍晚的一天,我来到小区后面的野河浜,将缚上尼龙绳的竹篮抛进河浜当中。竹篮慢慢沉到水底后,快速拉动尼龙绳,让竹篮贴着河底移近岸边,再疾速提起。竹篮中除了水草、泥沙、螺蛳、蚬子外,常有寸把长的小鲫鱼、小鳊鱼、柳条鱼和收腹舞须的小白虾。时间不长,我就捞了一玻璃瓶。

回到家里,我先在长方形的鱼缸底部铺一层黄沙、碎石、海螺、贝壳,再将水草根部埋入黄沙、碎石中。然后,逐一放入小鲫鱼、小鳊鱼、柳条鱼、小白虾和螺蛳、蚬子。最后,再在水面上撒一层浮萍。顿时,客厅里平添了一个野趣盎然的“海底世界”。

闲暇时间,我常在“海底世界”前久久端坐,观赏野趣。水草生根抽芽了,新叶蓬蓬勃勃,枝蔓横生,旁逸斜出,宛如生机盎然、神秘莫测的热带雨林。翠绿的叶片在太阳光下发生光合作用,表面布满小小的晶莹的氧气泡。少顷,一粒氧气泡浮上水面,轻盈地爆裂,使一缸平静的碧水充满生机和活力。小鲫鱼朴实无华,宛如灰褐色的单尾小金鱼,游动时憨态可掬;小鳊鱼则漂亮得多,身体近乎透明,银白色的细密的鱼鳞上,闪烁着两道若有若无的红晕,游动时姿态雍容华贵,颇有几分七彩神仙鱼的神韵;柳条鱼爱成群结队地穿梭,与孔雀鱼相仿。它们在水草丛中追逐戏嬉觅食,时而浮上水面调皮地打个扑腾,漾起一圈圈生动的涟漪。小白虾则神气地在水中纵

横驰骋,长须挥舞,细足撩拨,煞是可爱。蚬子露出半截雪白的肉体,懒洋洋地在沙石上蠕动,令人不由得想起普陀山销魂夺魄的百步沙滩。最不安分的是螺蛳,背一身坚硬的壳,仍攀附着光滑的玻璃四处溜达……

我看着看着,仿佛也和水中精灵们一起遨游于野趣盎然的“海底世界”,不知不觉吟诵起白居易“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的诗句……更为神奇的是,每次我在“海底世界”前观赏野鱼后,常常觉得耳清目明,心跳平缓,烦躁顿消,头脑纯净得仿佛过滤过一般。我做过测试,每次观赏野鱼后,偏高的血压都会降低5毫米汞柱,比吃降压药还灵验。

你说奇妙不奇妙?

我和我师傅

□南京 周晓东

我最敬爱的老师,不是教我读书识字的先生,而是一位教我手艺和为人处世的师傅。

师傅陈济生当时45岁,跟随我们乡建筑站南京办事处,到南京三建打工。由于他特别能吃苦耐劳,又勤奋好学,两年不到的时间就熟练掌握了水泥活、粉刷水泥墙、柱粉刷等单项工程的技术要求和施工流程。他还有一门最拿手的手艺——置灶头,特别会砌制茶炉子和吊薄荷油的炉子。

我和师傅结缘是在1978年8月初,我们庄上的刘阿宝家请师傅置灶头,那天他来得迟,上午近10点才来拆除旧灶头。我以前跟我姨父学过一段时间手艺有一定的基础,听说有师傅来就总想去看看,名义上是“看看”,实际上是“偷师学艺”。吃过中饭,我装着看热闹的样子,和陈师傅攀谈起来,原来他也认识我姨父。

当时陈师傅砌的土灶毛坯还未粉刷。我看了一眼,余光扫到一套多余的粉刷工具。“陈师傅,我来帮你粉刷灶脚,最基础的部分我来打打下手。”我一边说一边就伸手拿起了托灰板、泥抹子等粉刷工具开始干起来。我很快就粉完了灶脚,征得陈师傅同意后又着手粉刷炉膛。我单手连贯旋转三百六十度,粉出来的炉膛两边略向外凸起,这样有利于柴火燃烧。陈师傅看我这一通操作,神色略微吃惊,更多的是满意。有了我的加入,不到下午5点任务便完成了。我们用多余的草筋灰和纸筋石灰把刘家的鸡舍和其他地方也粉刷了一下,他们非常满意。

当时农村有个习俗——“新锅新灶,鱼肉锅里跳一跳。”打灶这事虽然辛苦,但待遇还算不错。我当时想如果能经常跟陈师傅出去

淮安御码头记

□南京 汤年华

淮安主城的清江古闸,是全国大运河上保存最好的水利遗存。东北方向1华里,就是同样著名的御码头。

今年六月去淮安,正是风和日丽的时节,尚无盛夏燥热。里运河流水浅唱低吟,御码头绿植疏影婆娑,热情迎接来客。一簇簇青瓦粉墙的明清建筑,似乎在倾诉数百年前的故事。

那是清康熙、乾隆年间,辛劳的船家早就累了,急匆匆地从这里上岸,喝几杯家酿酒,品几道淮扬菜,买点柴米油盐,十里北岸一时商贾云集。皇帝也被繁华的清江浦所吸引,他们下江南时,多次在此弃舟登陆。

曾有一位太子——朱瞻基,就在码头不远处水域,掉进了大运河里。作家马伯庸据此传说,写就了《两京十五日》。

皇帝由此上岸,于是造“接驾亭”,于是建“迎驾廊”,于是衍生出美食、漕运、名人、宗教等丰富

多样的独特文化。

众多名人中,同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三四个月大时(1892年间),随父母来到了清江浦,落脚于御码头的福音堂门诊部,生活了4年。可以说,淮安是赛珍珠人生之梦开始的地方,是御码头给了她最初的启蒙和滋养,她也给御码头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赛珍珠故居往南百二十步,是一排淮扬菜馆。印象深刻的有:清炖蟹粉狮子头、文思豆腐、软兜长鱼、十三香龙虾和清炒蒲菜。蒲菜俗称草芽,是香蒲的嫩茎。出白污泥,却洁白如玉,肥嫩清香。据传南宋女英雄梁红玉与丈夫韩世忠镇守淮安时,因军粮接济不上,用它代食充饥,又名“抗金菜”。

蒲菜在夏初是时令佳肴,御码头的厨师不乏淮扬筵席的教头,这盘清炒蒲菜,在没有浪费一只龙虾之后,更具柔韧爽脆,更显清新鲜香。让我从未停杯投箸,直到光盘。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621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